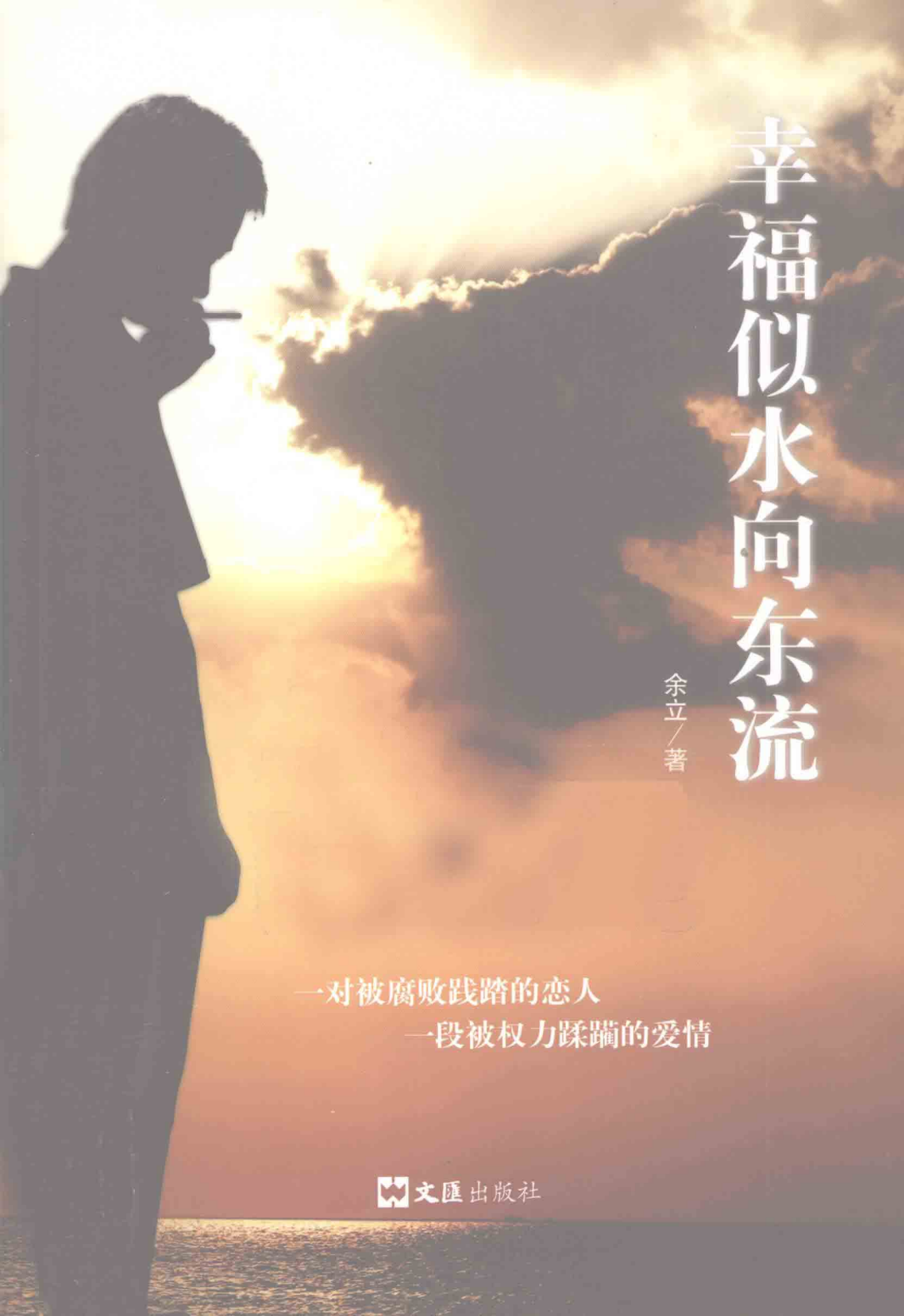


The background of the entire cover is a photograph of a sunset or sunrise over a body of water. The sky is filled with large, dark clouds that are illuminated from below by the sun, creating a dramatic, golden glow. On the left side, the dark silhouette of a person is visible, standing and looking out towards the horizon. The person's head is slightly bowed, and their arms appear to be crossed or resting on a railing. The overall mood is contemplative and melancholic.

幸福似水向东流

余立/著

一对被腐败践踏的恋人
一段被权力蹂躏的爱情

 文匯出版社

幸福

似水向东流

余立／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幸福似水向东流 / 余立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1.9

ISBN 978 - 7 - 5496 - 0284 - 1

I. ①幸… II. ①余…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66569 号

幸福似水向东流

作 者 / 余 立
责任编辑 / 韦 忠
封面装帧 / 张 晋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江苏启东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 × 1240 1/32
字 数 / 230 千
印 张 / 10.75

书 号 / ISBN 978 - 7 - 5496 - 0284 - 1
定 价 / 26.00 元

目录

一、现在，这个湖还是没有名字，湖的岸边还是跟从前一样荒芜、杂乱，但是破晓前的湖边徐麦身边已没有了冯雨，看着静的发惨的湖面，徐麦清楚的知道，原本属于他的幸福，出了问题。（001）

二、这条短信如同一个已经被砍头的死囚接到的迟来的判决书，头已经断了，但是惩罚的裁决却刚刚到。徐麦已经预感到了冯雨可能今后都不会再回来，但是这条短信还是证实了他的猜想：麦子，不要找我，不要找我，不要怪我。（012）

三、他一遍遍问自己，他该责怪冯雨吗？他应该责怪这个就这样突然离开他的女人吗？这些是问题，但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要这么突然的离开？冯雨去了哪里，为什么这样？（023）

四、这个深夜，他想了很多，这近乎半死不活的一个多月时间，他觉得很疲惫，放下这段感情他做不到，至少现在做不到，但是这样的状况他已无力持续下去，他明白，这种生活可能真会致人残废的。他决定，无论如何，他一定要找冯雨问个清楚，哪怕不能挽回，最起码让他知道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结局。（035）

五、第二天护士又给徐麦查了个血，下午报告出来后，实事证明徐麦的病已经大幅好转，可以肯定出血已经止住了。这让他稍微放心了些，他怕在医院待久了，一切会随着时间使变化加剧。（047）

六、徐麦走进卫生间，冯雨的一些日用品也全都不见了，巨大的绝望刹那间涌上他的心头。他一阵晕眩，忙用手扶住门框，眼泪已流了下来。他知道，从今以后这个房子里再也不会会有冯雨的身影，再也不会两人在

一起的幸福时光，再也不会有家的温馨感觉。(057)

七、他觉得麦子现在变了，变得生人勿近，变得有些神经，他不知道该怎么帮徐麦，所以他搬来跟徐麦一起住，为的就是在适当的时候能开解他，或者在徐麦感到孤独的时候能跟他说上一两句。但是现在看来这个家伙一点都不领情，灵魂儿全在冯雨身上，这让他有些恼火。(068)

八、徐麦的眼睛红了，嘴角抽动着，他的心像被特大号的针管瞬间抽走了所有血液，无法思考无法动弹，他几乎不能呼吸，几乎像是被勾魂的无常瞬息间锁走了魂魄活生生的扔进了无尽的黑洞中。(081)

九、徐麦看着冯雨，笑着说：“我还以为你这个仙女不食人间烟火，不思凡呢，以前我老是约你，还以为你很讨厌我。”那天，就是徐麦第一次陪冯雨到杭州来见她的母亲，可如今石碑犹在，冯雨却已经离开了。(094)

十、“呵？走着瞧？……”说话间张小松翻了一下司机的驾照，见上面的名字竟是唐建光！他当然知道唐建光是谁，他是质监局的局长，麦子的领导！而现在，这个领导的车上坐着的竟是麦子曾经的情人！(105)

十一、冯雨呢？她在做什么？他猜冯雨一定不会跟他一样无所适从，一定有什么去处让她感受热情和温暖，所以徐麦走在马路上的时候，觉得自己身体的另一半并不空洞，似乎那另一半身体正让冯雨带着享受灯光下的元宵节。至于他自己，他觉得无所谓。(116)

十二、徐麦笑笑，却听李平生笑着说：“还是的！这方面你比麦子敞亮多了！他的脾气遇见个路数正的领导还好，来个爱计较的人够他乱的。他就是眼睛太亮，这些人一个个都是老狐狸，油光水滑没角没眼的，麦子，千万别去得罪这些人，落不着好！”(125)

十三、好几次，徐麦想问冯雨，但是那种很贵的穿着、很富裕的发型让他心里生出了惧意。他原本以为一切就此结束，连心里也不必再有牵绊，但见到冯雨的时候，仍然会心跳加速呼吸窘迫，仍然会愁肠满腹心痛不已，他恨，他恨自己简直有点痴情到了无耻。(136)

十四、土建商大喜，接着跟唐建光商谈了部分细节，晚饭才在愉快的气氛中结束。冯雨当然也收到了这两张卡其中一张，回家的路上，她划走了卡上五十万现金，然后消失在夜色中。(148)

十五、本来王丹蕊给徐麦打电话就是忐忑后的决定，在电话里听徐麦

的情绪不高甚至连一点点友善的意思都没有，这让王丹蕊有些不太舒服，她开始有点后悔给徐麦打电话了。(159)

十六、考场在春江市委党校，考完已是下午了。徐麦离开党校的时候打开了手机，发现张小松给他打过电话。拨了回去。张小松似乎正在睡觉，接了徐麦的电话，让他赶紧去趟医院，说话的声音有点急，刚想要问声出了什么事，张小松已把电话挂了。(169)

十七、张小松哪等这些人开口？粗着嗓门大声道：“我也恨不得把那个肇事的司机捶几下踹几脚，但是我们是警察，不能乱来，事故笔录作过之后现场数据还没出来，我们拿什么抓人？如果真抓了，别人怎么说我们春江的交警？说我们是法盲？收没收黑钱这种话最好别乱说，真想了解的，说话，来起哄捣乱的，给我滚蛋！”(181)

十八、王丹蕊问：“你钥匙在裤袋里？”问是问了，看徐麦那样子钥匙也该在裤袋里，但是王丹蕊傻眼了。难道让她把手伸进徐麦的裤袋里摸东西？把手伸进人家裤子里面乱摸，她怎么做的出来？(192)

十九、徐麦阴着脸道：“称职不称职的，年底再说吧，现在才刚开春，是吧？唐建光局长！你别拿这个吓唬谁，你好歹是个领导，拍桌子骂娘这种事传出去对你的形象恐怕不是太好。对了，我觉得你现在该考虑考虑怎么给你的宝贝儿子消灾解难，怎么？你儿子要坐牢，到我们身上解恨来了？”(201)

二十、冯雨惊慌中脸色变得苍白如纸，苏嘉慧的样子不像受伤出血，因为她下半身几乎已被鲜血完全浸湿，到底发生了什么？她刚刚在绿萍小区买了婚房准备结婚，这场突如其来的灾祸是人为的，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嘴里拼命叫着苏嘉慧的名字，但此刻的苏嘉慧口眼紧闭，任何反应都没有。(214)

二十一、但是很快，胡一洲就发现了问题。虽然他一点都不怀疑冯雨这份材料的真实性，但是材料上说的唐建光受贿一百余万元的事经过核查竟然没有一点点线索。(227)

二十二、以前跟冯雨一起来西湖的时候，他没有这么多无聊的甚至是有神经质的想法，但是之后来杭州，他却总希望西湖是安静的，不希望有人来打扰。似乎打扰了西湖，就像是打扰他内心深处的一点点安静一样。(239)

二十三、犹豫良久，苏嘉慧还是写了，她虽然不是很清楚冯雨为什么

这么做，但她确信冯雨既然这么做一定有她的道理。有几次听说冯雨跟唐建光有什么关系，看起来这都是假的，她心里隐隐联想到了冯雨跟徐麦的分手一定别有原因，也许这竟然又跟唐建光有关。 (255)

二十四、王丹蕊躺在被窝里，被子上淡淡的樟脑丸味道被体温一暖，已飘了出来。台灯亮着，柔柔的灯光让她思绪满腹。她知道自己是真的喜欢徐麦，也知道徐麦心里一定还有冯雨，她能怎么办？ (270)

二十五、王铁宁也明白邵成不是要跟他谈唐建光的问题，要说的正题其实是冯雨，也明白邵成那些话看起来支离破碎不相关联，其实指意极明。他知道邵成的意思，如果他跟冯雨没关系，那就当什么都没有，毕竟邵成自始至终没提过‘冯雨’这个名字，如果他跟冯雨确实有瓜葛，邵成的意思是应该立即撇清跟冯雨的关系。 (285)

二十六、胡一洲知道李少华的意见是对的。查控行贿人的工作早已分派下去，相信不久就会有消息传来，而在这里，最重要的就是要消磨唐建光的意志，让他自己先乱起来，他要防备即使行贿人承认了而唐建光拒不松口让案件陷入僵局。 (301)

二十七、深藏在内心深处的屈辱、仇恨、痛苦刹那间像是被一股无名的火熊熊燃烧了起来！无尽的压抑在这一刻得到了尽情的释放，无边的黑暗在这时才出现了曙光，一个声音在冯雨的心里响起，她要做的，终于做完了！ (314)

二十八、看着江面，徐麦没有过多的去想以前的那些人和事，只觉的这条碧蓝的江水似乎在缓缓流动中告诉了他一个道理，人生没有停泊，只有向前，就像这条美丽的没有一丝旁骛的江水，她只流她的，再不管世间任何风雨侵袭雷电肆虐，只要内心平静，何必再理其他？ (328)

徐麦还是坚决的认为，要活的干净一点，就绝对不要跟两种人打交道，一种是不要脸的，还有一种是不要命的。要脸不要脸一下子看不出来，但是不要命的人总是会把不要命这三个字写在脸上的。

报纸上有一条新闻，说的是春江市有一群驴友在这个阴雨寒冷的冬天爬上了一座人迹罕至的高山，然后失踪了，接着春江市出动了大量的救援力量去找，找到了，三个死的，两个活的。

这应该就是属于不要命的，或者这种人跟正宗的不要命的人还是有点区别，这种人属于不要命的其中一种——玩儿命的那种。徐麦不知道是不是为死去了三个人感觉有些惋惜，或者内心深处还是为这些人有这样的激情其实有些钦佩跟羡慕，他觉得这些激情他已经没有了。

但是今天似乎是个该有激情的一天，因为今天是徐麦未婚妻的生日，徐麦在跟未婚妻冯雨在一起的时候，都是有激情的。

冯雨出差是昨天回来的，回到家已经夜深，她似乎很累，双眼累的有些红，到了家什么都不说，徐麦想要搂着她睡，她也意兴寥寥的躲在了床的另一边。徐麦很心疼，他知道冯雨这些日子很辛苦，快年底了，除了全市的食品生产厂家需要检查、抽样，还要受市里的指派去邻县市检查，不像他，在法规处，到年底除了开几个会，就没什么要干的了。

中午休息的时候，徐麦去了质监局大楼不远的商场给冯雨买了一部手机，挺男式的一款，他知道冯雨一定会喜欢。

冯雨的手机一个礼拜前开始不正常，有时候能说话却听不见，有时候又光能听不能说，还有几个键也不灵光了，但是她没舍得买新的，因为她跟徐麦打算结婚，他们要买房子，他们并不富有。其实徐麦的手机也早已破旧，不过还能用，冯雨本想给他买一个，说他拿这么破的手机给人看不起，不好。徐麦没答应，说眼下最重要的是要买

房子，手机能用就行了，但他今天给冯雨买来一个新的。

今天的生日，徐麦还会给冯雨一个惊喜。中午的时候除了去买手机，他还去预订了一套房子。订房子的事前些日子跟冯雨说起过，她很高兴，她说房子在哪里、有多大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要嫁给她的麦子了，她感觉很幸福。

徐麦当然也是，他们在一起的这两年多来，心里都有成家的感觉，虽然没有领证书，但幸福生活，看来就这样定格并将一直持续下去，也许不用多少时间以后，他们就会结婚然后生孩子，那时候一定比现在还要幸福，一定比现在更让人满足。

下午上班的时候，徐麦的脸上洋溢着欢快，对面坐着的蔡秀梅笑着问徐麦是不是要准备结婚了。徐麦笑着说是，估计就在年后，等房子拿到后装修好了就结婚。

蔡秀梅说徐麦运气，全质监局最漂亮的姑娘叫他给骗到了手，不知道多少人眼红着？徐麦笑笑，说那不叫骗，叫感动。

现在准备结婚了，但是徐麦还是忘不了以前追求冯雨的那段日子。

那天徐麦到大食堂吃饭，因为去的晚，端着盘子好不容易瞅准个位子坐下，见正对面一个穿着海蓝色T恤的女孩子低头吃饭，也没留意，刚动嘴，手机响了。

电话是他的朋友张小松打的，约他晚上去喝酒，徐麦嘴里嚼着饭菜，说了几句挂了电话，却见对面的女孩子睁着眼睛看着他。

后来张小松老说绝对不要随便看人家姑娘，没事也别让姑娘仔细盯着看，看出祸来自己倒霉。他说徐麦是典型的智商不稳定型，因为那天徐麦一看见冯雨，的确是有些犯傻了。

冯雨的脸上一对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水汪汪的注视着徐麦，白皙的瓜子脸没有一点瑕疵，鼻梁修长而坚挺，嘴唇红得可爱，脸颊上两团红晕俏丽的跟童话公主一样还带着点笑意。徐麦忘记看了多久，因为当时他已经没了时间和空间的概念，等冯雨羞涩地低下头的时候，他才

发现自己的表情有多猥琐。

回到办公室后，徐麦终于忍不住生平第一次向边上的大嫂蔡秀梅借助了小道消息的力量。不过蔡秀梅明显也是低能品种，根据徐麦的描述，她说这个人叫徐丽，食品管理处的，虽然人的确是漂亮，不过听说已经快登记结婚了。正常人受点打击也算了，徐麦这时候基本上属于智障人士，被这个噩耗击中后，他在之后的几天里几乎完全处在神游状态，接近崩溃。

他从前不信有什么一见钟情，但是那次见着冯雨，他开始推翻这个结论了。他并不崇尚以貌取人，他喜欢那个只见了一面的女孩，不仅因为美丽，更多的是她散发出来的气质——绝对脱俗的气质！

不过再好，马上要成人老婆了，这让徐麦非常失望。他有点恨，这世界鲜花配牛粪的现象实在太普遍，他认为应该鼓动遗传学、生命学的专家出来说句话破除这个人类的陋习——从优生优育的角度考虑。虽然徐麦不知道这个女孩将要嫁的人是谁，但这个无辜的男人已经被他归类为牛粪——徐麦给张小松介绍的时候就是这样说的。

张小松十分看不起他，说人结了都能离，要真有想法就上呗，何况人还没结婚不是？

想法虽然不实际，但毕竟是鼓励，徐麦受到了感动。张小松的样子虽然瘦得跟沙漠里走了两年的骆驼一样，但是做派很男人，这一点徐麦比不上，至少在之前是这样。

那天他们跟另外几个朋友在小酒馆喝了不少，可酒精还是没激起徐麦挖人墙角的欲望。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知道，挖人墙角尤其是挖美女的墙角，光有蛮力绝对不好使。徐麦自认为他缺乏这种实力，用力想了想，还是算了。

本来徐麦没什么事叫张小松笑话，但是这个暗恋让张小松鄙视了他很久，说他光动心思不动手，简直是个没卵蛋的太监。

担任太监职务一个多月，徐麦光荣卸任了。

质监局准备搞一个国庆晚会，局领导让徐麦参与筹划，工会为了这个晚会专门开了一个会，会上，徐麦又见到了那个让他心动的姑娘。开会的时候主持会议的领导点了她的名字，徐麦才知道她根本不叫“徐丽”，她的名字叫“冯雨”！不过徐麦还是不确定这个人是不是也准备结婚？如果不是，他这个太监基本上要当到头了。

回办公室后，徐麦再次仔细形容那天见到的女孩，说她叫冯雨不叫徐丽，问蔡大妈这个冯雨的情况。只是办公室的大妈蔡秀梅情报中根本没有这个人的资料，问了半天还是没有结果。

前次蔡秀梅情报有误，但这次却以一点点智慧彻底改变了徐麦对她的看法。她说既然指名徐麦搞国庆晚会的策划，有的是名目往局里各个处室跑，还怕弄不清楚这个人是不是有主的？

但是之后徐麦才知道，冯雨刚刚从下面的质检站调来，局里了解她的人不多，知道冯雨有没有对象的更是一个都没有。他想了想，决定根据张小松说的，不管有没有戏，先行动了再说，他开始约她。

冯雨没有答应徐麦的约请，一次都没有，徐麦这时候也已知道追求冯雨的不止他一个，但是结果几乎都差不多。但是徐麦却还是坚持，每次约会被拒他都在日历本上记一笔，约了十次，冯雨还是没有答应。

张小松知道了，笑他，也骂他，说男人的脸都让麦子给丢光了，不受人待见还死气白咧的往上贴！徐麦心里当然也是有些失望的，不过冯雨回绝约会的时候都说“没空”从来没说过“不去”，徐麦感觉他或许还是有点希望的，或者再约她十次？徐麦准备如果那时她再不答应，就算了。

后来的结果当然是冯雨点头了，徐麦胜利的结果传到张小松耳朵里，张小松说看来死缠烂打的确是一门艺术。

想起来这一段，徐麦心里还是幸福的，如果当初没有坚持没有那股子韧劲，恐怕冯雨就成了别人的女人，而现在，冯雨是他的。

冯雨的办公室在六楼，徐麦只要走下楼梯就能见到她，但是他

没去，他觉得今天也该有个约会的样子，下班的时候，他早早去买了菜，然后回到了他们租住的绿萍小区。

他做了不少菜，一盘酱鸭舌一盘苦瓜是冯雨喜欢的，等做完的时候，徐麦想冯雨该回家了。

等了许久，冯雨还是没有回来，徐麦心想是不是单位里有事耽搁了？抓起电话给冯雨办公室打电话，通了，却没人接，打手机，也关了。

徐麦看了看时间，已经六点过了，想着就是走也已经在单位跟家里打了几个来回，这傻姑娘怎么还不回来？

他还是认为冯雨或许在路上或许临时有什么事，也许她马上就会给他来电话，因为她知道今天是她的生日，无论多晚，她一定会回来。

徐麦起身去把花瓶里的水换了，然后把小屋里仔细的打扫了一遍，等做完的时候再看，已经又过去了一个小时。

他开始有点紧张起来，会不会冯雨在路上出了点什么事？一阵不安袭上徐麦的心头，他觉得该去路上看看，或许能在路上撞见冯雨也说不定。

从绿萍小区到质监局不远，步行十五分钟就到了，一路上没看见冯雨，徐麦上了楼去冯雨的办公室，关着。下楼后，徐麦又打了一遍冯雨的手机，还是不通，他开始慌了。

回到家里，家里只有已经冷了的菜，空空荡荡的屋子，却仍然没有冯雨。徐麦确信，冯雨一定出了什么事，那么她到底出了什么事？去了哪里？他有点烦躁起来，开始变得六神无主，他突然感觉到了恐惧，他怕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告诉他，他的冯雨被车撞了送到了医院，或者其他什么……

这时候，电话真的响了，只是打电话的不是冯雨，是张小松。

他告诉徐麦正往他这里走，问他有没有剩菜剩饭，他快饿死了。

徐麦有些失望，但他还是对张小松说饭菜都有，让他过来。挂上电话，徐麦静静的坐着，守着手机，他盼望着冯雨马上给他来个电

话，盼望着冯雨赶紧回家。

不久后，门外有人敲门，他知道，张小松到了，因为冯雨回家一定是用钥匙的。张小松见一桌的菜，边上还放着一瓶红酒，大是高兴：“哟，特意准备的？知道我要来光临你们的寒舍？你老婆呢？”

他说话间拿起筷子夹菜，却没有注意到徐麦有些忧郁不安的神情。徐麦却看见了张小松狼狈的样子：“你身上怎么这么脏？去哪里了？”

“嗨，别提了，累了一天，跑到深山老林里解救了两个迷途少女，娘的，半条命没了！”张小松吃着菜嘴里不清不白的说道。

徐麦轻轻“哦”了一声，看着张小松狼吞虎咽的样子，眼睛已红了起来。这顿饭，本是为爱人准备的，可是爱人没有回来，他的心里开始责怪冯雨，责怪她不告诉他一声，可是他知道，如果冯雨轻轻推门进来，他一定又会不舍得说她一句，然后三个人坐下一起吃饭，跟以前一样。

张小松似乎没有意识到什么，盛了饭扒下一碗，身边的手机响，接了道：“陈大！什么情况？”

随后，张小松又说了几句，骂骂咧咧的挂上电话道：“娘的，让人不活了？”说着又对徐麦道：“麦子，拿身干净衣服来！”

“干嘛？”徐麦问。

“市领导召见，太脏了见不了人！”张小松说话嘴里还在吃东西。

徐麦默默的转身进卧室拿了一套衣服来，张小松麻利的换上，手里抓了两根酱鸭舌：“走了！”走两步转身又道：“麦子，晚上有人给兄弟介绍了个女的，帮我去一起看看！说是银行的。”

不等徐麦答应，张小松已开门出去，他似乎没有感到徐麦紧张阴郁的心情，急急的来匆匆的走。

张小松离开后，房子里又剩下一个人，徐麦又开始等，仍然没有吃饭。

这种等待是一种煎熬，徐麦就这样熬到深夜，他的爱人冯雨仍然

没有回来。一遍又一遍的打冯雨的手机，她的手机却仍是一如既往的关着。桌上的菜已经冰冷，汤汁的上面已经结了一层厚厚的浮油，窗外滴答滴答响起了水滴的声音，原来，下雨了。

徐麦的耐心被击垮了，取而代之的是心里阵阵的寒意，这种寒意从心里发出，然后蔓延到全身各处，他知道，他必须出去，去找冯雨。

出门的时候，徐麦才想起自己竟然忘带了伞，雨虽不大，但是淋在脑门上却刺骨的寒。街上，行人已经不多了，徐麦在街上漫无目的的疾走，双眼往街角四处搜寻着，希望能看见冯雨，但是没有。

他的爱人冯雨不是春江市人，她在这里除了以前的几个同事几乎没有熟人，徐麦想不出这时候冯雨会去哪里，他只有漫无目的的在街上乱找，也知道，这样的寻找也许是不会有结果的。

等到身上已完全被冰冷的雨水浇透的时候，徐麦回家了，他期待着冯雨这时候已回到了家里，已经吃了桌上的饭菜睡下，然后他会一声不响的滑进温暖的被窝，轻轻的对爱人说一句：生日快乐。

可是没有，家里仍然是空荡着了无生气，似乎花瓶里的红玫瑰也耷拉着脑袋在看着惊乱的徐麦。徐麦没有因为换下了湿衣服而感到有一丝的温暖，相反，寒冷才刚刚来临。他似乎意识到冯雨今晚也许不会回来了，他看了看时间，过了午夜，现在，已经是明天了。

他睡不着，没有爱人的消息他睡不着，不多久，他又重新穿起了衣服，又出了门，这次，他没忘记带雨伞。

郊外有一个不大的湖，这个湖没有名字，却是徐麦跟冯雨第一次约会的地方。他知道冯雨不会在那里，但他还是去了，路上，他开始回忆起第一次跟冯雨在这里约会的情形。

他记得在约了冯雨二十多次后，开始绝望了。徐麦告诉张小松，他凄惨地喜欢上了冯雨，已经约了无数次，但是没有回音。张小松笑他，说他简直就是头猪，猪够笨了，他比猪笨，除了笨还贱。

那年春节，徐麦没有回乡下老家，放假的时候就给冯雨打电话

或者发短信，她虽然偶尔会回复，但是始终没有答应徐麦。徐麦动摇了，那天之后，他不再约冯雨，不再打电话，也不再发短信，甚至把冯雨的手机号也删了。

冯雨并不是不需要爱情，不是不喜欢一个男人这样追求她，但是徐麦的持续邀约，她还是没有办法答应。她觉得徐麦这个人没定性，暗恋徐丽不成现在换了她，她有一种第二候补的感觉。但是冯雨从没有正面回绝过他，一是因为徐麦的执着，还有就是因为徐麦的手机铃声跟她的一样：石头记。

她很喜欢达明一派的这首歌，而且她也不真是个冰雕，一个人这么多次向她表明心迹，她已经十分清楚徐麦真的喜欢她。春节的假期里，她仔细考虑了徐麦的追求，她觉得她可能应该接受一次邀请，毕竟，她没有这样被追求过。

以前，她觉得一个人没什么不好，但是徐麦经常的电话、短信，让她有了一种被关爱被牵挂的感觉。在这之前，曾经有一个人也这样追求过她，但是她没有答应，她还是没有说服自己让自己开始恋爱，那个人便在伤心难过中停止了追求，离开了春江。现在呢？难道自己也要跟从前一样拒绝，还要紧紧的关闭心门告诉所有人她生人勿近？

除夕的那天晚上，她忽然有一种莫名的孤独感，她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感觉，她怀疑，这可能是徐麦造成的。春节过完从老家回来后，她心里开始在等待着徐麦的下次约会，这时她已经非常清楚的知道，这次约会，她一定去，无论他暗恋过谁，无论约她去哪里。因为她至少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她已经很感动一个人能这样追求她，本来她很小心，但万一这就是她等待的爱情，她不能错过。

春节后过了一个多月，冯雨收到了一束鲜红的玫瑰花，她收到这束花的时候就知道，这一定是徐麦送的。

其实那次送花给冯雨，徐麦是准备就此结束的。约了那么多次，她从没有接受过，徐麦的信心跟决心被蹂躏了。他想也许自己根本不

是冯雨喜欢的类型，或者因为冯雨听到了什么人在背后说过自己的什么坏话，或者她有类似恋爱恐惧症之类的毛病，加上张小松在边上劝他住手，他已经决定今后不再约她了。

这世界有很多本来可以圆满的东西，因为少了最后的坚持，使得碎裂和错误充斥在社会上成为矛盾、毒瘤，这是悲惨的。虽然徐麦跟冯雨谈不上有什么东西破裂，但是既然开始过追求，徐麦不会就这么放掉一切，他要给这段失望的日子画上一个句号。他想到了送花，玫瑰花。

但是冯雨已开始期待，她希望徐麦再约她。过了年，她去买了一身自己认为好看的衣服，虽然这时候穿上可能还有些冷，她也准备穿。她爱美，她要把自己最美丽的一面给这么爱她的人看，因为她已经被徐麦彻底感动了。一个这么执着的男人，一定是个好男人，这一点她绝对相信。

可是近一个月过去，徐麦再不往她办公室打电话，再不发短信，她猜想，徐麦失望了。可是她不想主动去跟徐麦说，她愿意为他打开心门，但是这得让他自己走进来。可是现在看来，大概因为这扇门关的太久，徐麦已经没有了耐心。

一切看来就此沉静，归于原点。

徐麦在开年后根据质监局的工作部署，按照处长李平生的要求对春江市本年的各个企业生产产品的标准以及相关生产资格认证提供了一些法律法规和上级的政策支持，七七八八的忙完，已经是一个月后的事了。

那个周末，徐麦写了一封信，上面写着约冯雨的次数，每一次的时间、方式，最后徐麦写了一句话：我曾经误以为你的名字叫做‘徐丽’，祝你幸福。

星期一早上，这封信夹在一大束鲜红的玫瑰花里送到了冯雨的桌上。

打开信的时候，她哭了。对面桌的徐丽吃惊的看着冯雨，奇怪这个冰一样的人在收到一束花后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应，忙问冯雨这是谁送的。

冯雨没有理她，她已经完全沉浸在了后悔中。她不知道，徐麦居然这么清楚的记得每一次约她的时间，更想不到的是，原来听说过徐麦暗恋徐丽的消息居然是误会，最让她难过的是，这封信看来竟然是徐麦对她最后的话别。

她跑到洗手间，让眼泪尽情的流着，收了眼泪洗完脸后，冯雨已完全明白，她爱上徐麦了。

哭过悔恨过之后，冯雨这座冰山在刹那间完全瞬间融化了。她毫不犹豫的跑回办公室，想了想给徐麦发去了一条短信：我晚上有空。

可是等到近下班，徐麦也没有回复，她的心沉了下来。她发短信之前想过怎么跟徐麦开口比较合适，她不知道徐麦会有怎样的反应，毕竟除了知道他的坚持外，对徐麦的了解并不多。她开始恨自己，恨自己对感情太认真，太苛刻，恨自己也许把一生的幸福葬送了。

这天，她没有去食堂吃饭，痛苦和后悔成了她的午餐。她的生活本来就很清淡无味，本来就没有什么色彩，因为她怕，她怕跟别人有感情上的纠葛，可是美丽的爱情来临的时候，却又被她愚蠢的拒绝了。她该给徐麦打电话说明一切吗？该对他说，她愿意接受邀请，好好恋爱一回吗？只是她知道，给徐麦发的那条短信已经说明了一切，她还有必要再说些什么吗？

很落寞很凄凉地挨到下班，冯雨幽幽的走出大院准备继续过着自己简单得一清到底的生活，这时候，她在大门口遇见了徐麦。

徐麦看见默默走来的冯雨，笑了。冯雨突然知道，原来徐麦，这个可爱的男人早已在等着她！

冯雨把手伸给了徐麦，两人毫不犹豫的牵在了一起，少了许多懵懂暧昧，激烈的爱情在这一刻迸发，那天，他们觉得早春吹来的风都是甜的。

徐麦发现冯雨那天穿的特别漂亮，他心里很高兴，他明白冯雨的意思。